遯園漫稿

辛酉

遯園漫稿

目錄

南大司寇桐陽衛公奉　簡命改大司馬　辛酉
叅贊機務序
何約齋四丈六十
綠蓼梅
玉蝶梅
容自先生治篇序
陞任再乞休疏

武備志序
郎起部景愚守澈江
逸史序
京學清門申君擢南雍助教序
不愧錄序
奴酋陷遼陽監軍侍御張君銓罵賊而死
余聞而痛哭爲詩悼之且壯之侍御余
甲辰闈中所取士也
園居漫興六首
少師中翁老師予告歸第四首
光祿寺署正華嶽吳公墓志銘
巨源先生小傳
客至
兎官眞權上人六十
攝山千佛嶺
吳母程恭人六十序
門人鄭子厚憲副過訪賦贈
夏日乞涼用韻

翟爾騰光祿過訪賦贈兼悉近況二首
孫封公偕任安人六十
王母陳宜人七十
文川汪長公偕配巴孺人像贊 有序
施沛然像贊
臺山先生應 召再入中書二首
元介宗伯和唐伯虎絕句戲次其韻四首
重修國憲家猷序
封安人王母像贊

送沈長世北上
李氏伯姪同登稿序
大京兆玄仗徐公晉御史中丞奉 勅
操江兼管巡江序
吳與京蓼莪齋合稿序
卓忠貞公遺集序
送鄧原少還昭武原少精三命之理故首
句中及之二首
王孺人六十孺人出馬氏爲王文學妻二

十而寡有子亦夭死

輓何靜之 有序

李大生鵲起軒制義序

余世奕職方 予告歸里

清河陳君過訪論道賦此謝之

門人曹安祖赴試

培我杜君像贊

沈不疑八十用祝其七十七言古詩韻祝之

勅封太孺人王母朱太夫人墓志銘

盛仲交先生城山堂集序

王太古以詩見問賦答

誥封恭人李母徐氏墓志銘

龍飛金陵七子同登錄序

姚公理八十

三辭陞任疏

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

仰峰許公墓志銘

目錄 畢

廷評陳訒所先生八十二首
羽王入覲太復入試言別二首
秀峰上人自京師來住棲霞贈之二首

南大司寇桐陽衛公奉簡命改大司馬叅贊機務序 辛酉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南都爲國家根本地宮籥閫旄之寄以授内外守備者而特勅大司馬叅之一切機務稟仰其成而其人必略爲天下係安危者始受推轂當此寄自黃忠宣喬莊簡王瑤毅而後項背相望二百五十餘

年 九鼎晏然七萃八校之師修國容而斡天
邑所毗倚甚重故語六卿之雄劇者必曰北吏
南兵葢 天子所以託股肱而司喉舌誠無
有要于此者也頃南大司馬被 召而北
當宁僩然南顧疇咨于廷求可以參畱務者僉
以爲毋如南大司寇桐陽衛公宏 天子亟
允羣議 勅公徃典厥事 命下之日自
畱都諸薦紳先生以逮童縫之彥閭鄽之民什
伍之上無不人人舉手加額者以爲 天子

能爲豐鎬得人葢公自爲南京兆撫治鄖陽已
而晉貳司馬長司寇皆在南公之忠誠爲
上所倚信似忠宣其清正而直方士大夫以爲
師表似端毅其鎮靜可當大事而擘畫可揆大
幾又髣髴類莊簡而過之南之文武將吏兵民
得于耳聞目覩者非一朝夕矣其事公也久故
其知公也深其向公也誠故其戴公也至此耳
可以聲音笑貌動哉數年以來玄象示警 國
累有大憂訛言繁興人靡固志營軍挾賞而譁

幾踵振武之亂深慮根本者艾懷幕燕相呴之
虞而又怵于投鼠忌器之誡仰屋之歎避地之
想人人有之乃自公一下車而士大夫安其位
矣有公爲之主持可以坐而策安危計桑土矣
士若民安其居矣有公爲之彈壓可以臥而擁
室家嬉飽煖矣反側子在肘腋者且拊心咭舌
卽黠驁不敢瞋語涇原擲餤之師伏莽于江海
之上者且鼠竄蛾伏不敢哆口賀六渾散財結
客之事是　留都得公而　九鼎之重屹然若
泰山而四維之也　高皇帝之神靈且實嘉
賴之豈獨芘公宇下者舉手加額人人有所恃
以亡恐乎哉于是南北部諸大夫謀所以賀公
者而諏其辭于不佞不佞爲公部內一人之數
荷公知爲深卽以犬馬之病眊荒日久而未敢
以不文辭也弟念
今天子方瑩精至理擴
帝紘而張之名德猷望如公簡在　上心且
思進公于　黼扆之側寄以寅亮天工恢弘王
略安能久藉公于南者今雖暫以豐鎬畀公而

倚閭闔而望之意申其未已不佞敢遽持此以爲公賀惟是　留都當虓虓不自保之時得公而驟恬于衽席一時士大夫彈冠之情士民貿酒食相慶之意乃不佞與諸大夫所共耳目者即忠宣諸公身係安危久于其位培　國根本何以尚茲是　宗社生靈之大慶也又何敢不持此以爲公賀遂次其語以授諸大夫若夫追鋒之車旦夕且至諸大夫欲紀　明良相遇之盛以投公之于旄當更諏諸鴻筆者不佞跧伏田野願因諸大夫而窺觀其盛焉

何約齋四丈六十

倦游不住秣陵城驃騎何如第五名每以雌雄占劒氣時因山水發琴聲八龍擁鄰眞荀里駟馬盈門且漢廷試取惠泉供壽酌咲它杯露乞金莖

綠蓼梅

自是僊人蓼綠華暫攜條脫詣羊家避風應合瑤臺璞障日偏宜翠羽遮粧起黛螺烟乍拂夢

囘翹鳳月初斜何人愛倚珊瑚樹獨倚琅玕臥碧紗

玉蝶梅

誰琢瓊瑤綴玉條杖頭春色故相撩風囘魏叟驚初定雨浥滕王畫未銷落蕊乍交疑粉褪宿枝纔穩畏香飄漫嘲栩栩莊生夢雪滿羅浮信使遙

容自先生冶篇序

雲間陸文裕公有言漢魏以還每代文章皆有

一爲後人所不可及者獨　國朝不知後所不可及者安在近世一長者言　國朝當以制義爲不可及耳豪士或聞而非之以爲戲論余私謂不然人之文章患其不能眞爲不朽耳如其言能發前古所未開俟後聖而不惑即使寄諸塗歌巷詈瑣語卮言猶足以汰六秕之粃糠通九經之津涉矧其以制義而羽翼聖眞鼓吹儒術者謂不可以傳世而行遠哉容自先生胸涵八斗目下五行抒沈博絶麗之文拓廣大無垠

之旨毋論古今諸體每一篇出人競寶之探驪
龍而得珠解千牛而中肯綮咸以爲不似從人
間來今觀宦中所爲制義其卓然爲一代名作
後人不可及亡疑也探徵索隱則賈鄭之所未
覩彰徃察來或王何之所曾到而先生直從談
吠揮灑間得之有咳唾九天隨風珠玉毛端塵
裏轉現刹輪之意制義如此眡它摹擬組綴之
詩文何啻千里而謂非後世所不可及者哉余
故妄謂眞能狎舉之儕人卽戲點凡骨亡不可
以乘羽蓋駕雲車眞能觀空之佛子卽偶拈俗
諦亡不可以證道場標上乘眞能立言之君子
卽近沿時格亡不可以扶徵學廣聖文先生之
所爲不可及者有在而此固其一斑也文裕而
與先生同時當必以余言爲不謬矣

陞任再乞休疏

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今陞南京吏部右侍郎
未任臣顧起元謹奏爲 主恩未報臣病益
深瀝懇 聖慈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於

去歲蒙　恩叨轉隨該臣以久病未痊具疏
請告奉　聖旨顧起元著遵新命到任
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
惶悚伏念臣病苦危悰前疏已具　聖明在
勉臣到任耸非以臣忝爲　三朝供奉之臣
上諒亦仰蒙　炤詧矣乃猶　特示眷留
不忍遽以病棄之田野哉臣糞土餘生遭遇若
此臣何敢堅臥不出且臣濫吹侍從蓋亦有年
未效涓埃祗慙瘝曠今值　聖明御宇正臣

勉圖補報之時臣又何忍堅臥不出顧臣之病
實有不能自力者矣蓋臣以踰五望六之年血
氣既衰向緣家難頻仍憂傷過度肝脾鬱火流
注四肢內成結轖之形外現拘攣之證再離寒
暑療治弗瘳望其霍然難以日計臣誠不敢以
犬馬之病螻蟻之情再塵　天聽惟是留銓
表率之地不可一日缺人日者屢奉　明旨
敦趣南中　新簡諸臣刻期抵任一時荷旌
車之招者計無不竭蹶以趨臣蒙　恩拔擢

已幾半載矣近在里門而疾勢沈綿不能拜
命偃臥私室坐占清衙上孤 聖明簡畀
之恩下虧臣子靖共之義捫心顧影何地自容
展轉憂惶前疾寖劇有旦夕莫必其命者乃敢
仰冒 嚴譴再以骸骨陳乞於 君父之
前伏望我 皇上憐臣篤疾委難遽痊
謹臣朽材分宜速退 特賜 宸斷准臣
致仕臣儻幸不即塡溝壑猶願以崦嵫之末景
歌咏 皇風祝 聖壽而 國家爲留
銓汰一庸病無用之臣於以澄肅官方風示有
位固 聖朝新政之一端也臣無任激切祈
懇哀控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顧
忠齎捧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武備志序

歸安茅君止生纘其大父鹿門先生父二岑先
生之業既彬彬然以文學世其家矣挾策游兩
都所至與其賢士大夫議論相上下亡不人人
以通材投分與君友而君精練朝典傍洽治術

幾如古之王儉崔寔之流而又明于當世之務
抵掌而談天下大計即久在交戟內者自視恒
不如嘗試與筴成敗程得失又亡不如燭炤數
計而簪卜也鹿門先生當嘉靖中感倭變究極
兵家之學其書多秘諸枕中君自少得而私習
之比長而志在四方蒿目時事所至訪其奇材
劒客與之討論而肄習故于兵家者言得以批
其肯綮而探其潭奥即嚄唶宿將與君語又亡
不願奉鞬橐而北面君者自頃遼左之事起薦
紳先生思欲佐　明主撻伐之威徃徃相首
而畫兵事顧介冑所肄人視若老生之常談而
其它奇經祕牒又多散見于蠹簡深扃于名山
未有能網羅而得其大全者君廼慨然出其篋
中書以生平之所擘畫者門分戶列手自排纘
且與友人傅君遠度輩揚搉而論次之自兵訣
至占度凡爲部者五爲目者一百二十有八爲
卷者二百有四十爲言者二百餘萬而古今所
載兵家者言亡不有以提其要而鉤其玄陳其

道而列其器苞而舉之亡遺蘊矣既成名之曰
武備志乃函其目以示余而屬爲之弁余方負
痾臥林中從几上試一目之睨眙而未能乙也
金版珠鈐之秘君既已不惜盡剖之余又何以
酬君問乃姑叙君所爲著述之大指撮其厓略
書之　今天子方繼千歲之統維萬世之安
而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以侵敗王略至
廑　當宁拊髀而太息今且日　御法宮召諸
大臣計所以伸九伐訖　天討者君之此書

令誠得備　乙夜之覽眞可以毗贊　廟謨決
勝千里之外諸薦紳先生得此書而研味之所
資以運帷幄之籌借前郗之箸者不啻如握寶
符而祠黃石所謂虜在吾目中此之謂也君之
有功于當世者何其偉哉雖然君方且跨騰風
雲拓其祖父未竟之緒黼黻　鴻業揚光紫徽
不刋之典垂諸日月將不可爲量數茲志其玄
豹之一斑也遂欲執鞮鈐以赤幟異君淺之乎
知君者矣

郎起部景愚守澂江

雙旌五馬出江干萬里南雲天際看湖闢撫仙千頃碧山懸羅藏一峯寒褰帷共擬承　恩近賣劒誰云化俗難獨有棠陰諸父老攀轅無計路漫漫

逸史序

都官大夫相如沈君以蓋衆才抗心師古八咏競爽共推雌蜺之篇七字擅長高步景龍之代其所著詩賦古文辭數十百卷薦紳先生傳而頌之藏名山而播通都不朽之業富矣頃以曹事清簡漁弋千古悠然會心泚筆以志而逸史作焉或補前記之闕文或寄庾辭于往蹟或掞貞魂之所未暴或抉諛舌之所未抽託志遠而垂戒深含旨微而發言婉其袞鉞之用則南董之所畢志以爭其追琢之工則又左馬以下之所攦指而退也或曰史以傳信疑則闕焉朝曰正史野曰稗史皆實錄也黃衣虞初之流始鑿空別搆其端以立于二史之外然得無與傳疑

之指異乎哉余謂不然史之用大矣以志善敗則取其事以志勸懲則取其義按籍而稽之其名皆陳人也其事皆陳跡也青簡有長汗之期黃壤無再生之日夫亦誰能起九原而問之夫苟以人心之所欲勸欲懲者借前事以抒焉搖摩想像于千載之上而代為之辭如目覩其徵情口傳其私語使讀之者凜然而氣生忸然而顙泚憤然而皆裂泫然而涕流燠忠孝之心寒奸諛之膽激頑懦之志此南史之簡董狐之筆

龍門蘭臺之紀傳所以曄然與日月爭光炳然與金石共貫者也孝君以大父任舉其青箱之學觀揚而光大之如之大父為青霞先生父為小霞先生代秉忠故即一泚筆而裨名教垂典訓如此其以詞賦聲施秘苑間計從來蔭叙未有能踰盛君者彼奔州徒志名位大于所由以為門胄重得與君同時當更審其月旦也

京學清門申君擢南雍助教序

古之君子能大有所受于天下其試之也恒不輕而其進之也恒紆徐焉而不欲驟夫踐榮塗據要津顯名厚實仕人之所迫欲得之以翹然自樹于世者也乃豐也而約居之醲也而澹嘗之速也而緩持之人方快其扶搖于萬里之間而已乃不厭其迴翔于千仞之上此曷故哉注焉而徐盈者鴻噐也峙焉而徐發者厚藏也累歲月焉而徐至者脩途也君子所以能為大受膺艱鉅而不移者道固如此彼豈屑于翹然自

樹者迫得焉以為名哉清門申公之舉進士也蓋在仲華拜衮之年兩甥其楀才名噪一時而公之大父太師文定公以狀元為名宰相世父冏卿公父司李公接武而起公三葉重光其人地之高華名德之龐厚文章政事之美大人世所跂而望者皆其庭除唯諸間物人謂且一旦踐榮塗據要津迫收夫顯名厚實之用而公顧跼跼抑慎有不欲驟于出者弟而里居者垂三年而始就版授授而又避中行之選而請司校

于應天公何以迴翔而遠跡若此哉豐而約居之醲而澹嘗之速而緩持之余以此占公之志矣余又以此占公之器矣古名臣當大寄者必超然于身名之外而後能出力以營公家必夷然于人已之交而後能入流以援天下彼之疾視盛氣儳焉如不能終日者惡足以語于此哉以無累之神處無競之地循易安之分存不宰之功古之所謂可大受者道不踰此此余所以占公之志知其不可以涯涘窺又占公之器知其不可以升斛概也以故公爲京庠其樹模楷則謖然如松栢其睦僚友則穆然如壎篪其弘奬拔則慤然如渴饑其精題品則炳然如衡鑑其却餽贄則冷然如氷蘗其恤單遠則油然如雨露其伸寃抑則渙然如風霆它如蠶宮之議新其弛剝也學志之議廣其搜括也棘試之議增其名額也矻矻孳孳圖遠猷而垂永利罔不體厥心焉一時目公之品者曰璦樹瑤林程公之材者曰鳳毛麟角誦公之文者曰雕龍繡虎

紀公之德者曰景星卿雲挹公之望者曰聲磬
昴霄測公之器者曰金鏞玉鉉亟宜進公于雲
臺之上以弘纘家聲光贊國論而公欿然其不
居粥粥乎其若一無所營也然則公之所以爲
大受者不于此始基之哉于是公以南雍助教
之擢行矣庠師黃君等率諸生某等儼然造余
而訊所以賀余不敏乃舉生平所爲重公者書
以質之夫以公之人地世掌綸綍代居禁筦傳
珪襲組不占有孚獨其澹泊寧靜可以爲 國

家擔荷大事此則自昔張弘靖呂正獻諸公所
不敢望者余敢自詡豫卜于紀羣之間請以是
爲師弟子三魚之兆可也

不愧錄序

嵇余三復旭卿皮君所爲不愧錄竊咨咨而撫
卷歎歎也曰大哉言乎天下莫眞于心萬物莫能
覆心亦莫能自覆馮生殉欲天門不開矣俄然
而清夜捫焉有不赧焉愧者乎亡已而亡已而
亡已而泯于顙亡已而汗于踵與背亡已而徘

徊彳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嘗試得其無愧者而後卽安則貪者廉淫者貞怯者勇躁者靜其甚也而鼎鑊飴矣刀鋸華衮矣匹夫婦溝瀆泰山矣猶狢奄奄九泉下千載有生氣矣彼夫臣之忠也子之孝也夫之義也婦之節也士之廉也兄弟師友之友且信也豈必其有迹可踐有名可徼始感槩以從之哉委蛇廟堂之上唯諾庭除之間唱和帷廚之中後先宗族里鄰之際少有愧焉人莫予疚也心已疚人愧可湔心愧不可湔由是而之焉辭隆就窳舍生取義甚而七族可湛九死不悔聊以什吾愧耳何知其化而爲碧惜而爲旱鬱而爲厲結而爲霜噓而爲虹怒而爲奔濤駭浪之滭淑爲哉歲寒而不改柯易葉自樹根然矣臨難而不回面易志自宅心然矣比干不剖何遽非夔龍申生不雉何遽非蓼莪其姬不火何遽非樛木夷齊不餓何遽非棠棣羊角哀不凍何遽非壎篪暇豫之吾吾甘嘻蹴大簞豆榮壟斷旨播間一旦雲駭霧塞

存亡呼噏間求其能皦然信志無愧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我未之前聞也旭卿之名不愧也大矣哉君流覽亡垠胷富墳典尤篤于奬名教廸人風至臚忠孝節義之蹟以家教閨範終之俾世人知若者微獨凜大節且矜細行微獨貞逆境且謹亨途以此砥行聖域之津梁也以此論世人倫之衡鑑也其有功世道誠非淺渺者而要歸于不愧則拔本塞源之論余乃大其意申以弁之

奴酋陷遼陽監軍侍御張君銓罵賊而死余聞而痛哭爲詩悼之且壯之侍御余甲辰闈中所取士也

四星聚天街髳頭起邊徼鳴鏑浩縱横吹篪沸咷噭飈馳有畱籜席捲無遺噍嵕嶫遼陽城晝聞妖鬼嘯觱栗乍嗚咽麗譙忽焚燎豺狼遞出入神鬼互騰趭背直猶可笞尾大遂不掉冥冥西兵哭咥咥東夷笑烟銷幕府柝風偃牙門纛謀敵雖未工殉國良可吊

桓桓驄馬使持節臨三軍白筆凌秋霜繡斧盪
妖氛箭頭肅愼砮敲鼻燕然文奈何殺氣纏千
雉摧轒轀敗卒鼓不起餘燼戢自焚笑結神羊
纓怒呼羯狗羣罵賊不絕口身首遂橫分氣衝
白日昏血染朱輪殷萬古義不沒一死何復云
猶懷昔人恨越甲鳴吾君
獵獵牙旗摧峨峨寶刀折飄飄命似絲烱烱心
如鐵眥裂怒綦涌膺塡憤彌結自露睢陽齦誰
咶常山舌生紆終軍組死禿蘇武節白刃甘若
飴丹心皎爲揭臣志無時酬國耻何日雪願哲
天鳥巢誓掃怒螳轍尺箠左賢王寸磔中行說
知當爲厲鬼坐使匈奴滅
夙昔澄清志共耳埋輪名纔攬西江轡遽監東
海兵密防制降虜固守乘堅城雄略曾未展凶
禍旋見嬰渺渺望黃塵焰焰臨青萍寧同袁粲
死不共李陵生大節既以樹遺恨猶未平誰能
奮絕幕何當請長纓坐見谷蠡釘會看京觀成
忍令未央夜時警刺閨聲

園居漫興六首

舌含茗甲初成雀子孕櫻花乍作魚紅雨未銷
方隱几綠天微幕正拋書
枕上羲皇堪揖讓林中稚阮足流連若非夜雨
梨花日即是春風柳絮天
紅藥當堦翻蝶影綠楊垂戶隔鶯聲因多校雨
量晴事消盡閒悲浪喜情
鳥語眞堪砭俗耳茶香大可沃枯腸今年縱比
去年老一日還如兩日長

門外槐陰秋漠漠漠檐前花影日紛紛誰戕鳥跡
蝸涎字自篆猿江鶴樹文
閒居祇愛逢迎少多病唯宜臥起遲北牖松風
慵岸幘南榮花雨倦彈棋

少師中翁老師予告歸第四首

紫宸昨日奉金輿綠綟今朝下玉除戀　主敢
忘憑几命避賢聊作杜門居在家不改三公府
歸第仍乘四望車韋曲去天眞咫尺平章再擬
入中書

獨掌絲綸紫禁中憂天耿耿抱丹衷鼎成再灑
攀髯淚扈負重開定策功綠野堂高僊苑迴平
泉流合御溝通夢迴尚憶金鑾直五夜鐘聲出
漢宮

誰補山龍咏袞衣 三朝寅亮在綸扉殿東乍
押儼班入肘後俄捐相印歸甲第近連丹鳳起
沙堤閒任白鷗飛從知憂 國心尤赤時傷蓬
光入紫微

桃李公門雨露間別來霄漢遠難攀衣冠漫憶
金閨彥名姓虛聯玉筍班敢望餘光照東壁願
言春酒頌南山不知絲竹駢羅處可許彭宣更
徃還

光祿寺署正華嶽吳公墓志銘

公姓吳氏諱士英字仲甫別稱曰華嶽歙之西
徽公始居于休寧之鳳凰山其徙而居歙自御
史之裔孫始宋之省元龍旂公則公之鼻祖也
入 明而代有隱德德大父曰傅父曰尚鵬皆服

賈母爲方孺人公生而資倜儻沈毅有綜理才
舞象之年且孳孳以經術進而兩尊人以公局
幹之用長可以大息業鴟夷計然之策兒饒爲
之而令其剌促以占畢圍非籌也遂授以家揀
公繇是不竟爲儒而爲賈矣公雖游于賈而不
廢儒比其長也聲名乃日益著于搢紳逢掖間
于是父又以公之才宜有聞於世奈何徒爲隱
鱗戢羽使人莫跡其摩天縱壑之志也遂俾負
笈而游成均朝夕絃誦公自幸可以雍容服習

酬其夙志矣因得以其間與賢豪長者相結諸
公亡不人人折節禮公者而後先兩游于太史
焦公宗伯朱公之門兩先生亟標譽之公之名
因是日益著人競稱之曰吳氏眞代不乏季子
矣公少有大志既入鴻都而意乃翛然自遠以
訾爲郎非其好也已而奉兩尊人諱居恒有感
于蓼莪之義心怦怦然以罔極動乃喟然而歎
曰傷哉吾親之逝也能逮吾之養而不能逮吾
之顯也吾安可不出而圖吾親吾苟出而圖吾

親則一命之榮險于五鼎之奉　天章炳朗賁于宰木芒芒九原知其有舍笑地下者矣于是隨牒選人授光祿寺署正幾幸加秩滿考得以已所秩馳贈兩尊人故起家而服官于都下者再至戊午秋而仲子家周以高才生獲雋于應天之鄉試矣伯子之子元珍亦被推擇爲博士弟子公則又喟然而歎曰嗟乎余之華其顛而栖栖郎署間也爲吾親一命計也今有吾兒與吾孫在所爲大吾門以顯吾親者厚矣且吾之

多男子而才多可仗也吾歸而日檠括以就之使異日咸得備縣官一日之用于吾志豈不尤有足售者何事空以身糜大官月俸爲哉乃亟投紱而歸始公之業賈凡三徙少而隨父居銅梁長而徙歷陽已而又徙眞州婁徙而業轉阜至是而睠懷故鄉與孝廉輩庭中絮語每飯未嘗不在中丘下也曰以吾之行游四方目睹夫人家之興衰聚散倏若烏集鳥泛一再世而不可校也其聚族而百世不忍遷貧困相收鄙歲

時伏臘會其家人講先世禮儀及嘉話言以誡
勗行旅居市亡辱人賤行人人念長久不苟目
前族盛不易衰衰亦易起若此者獨新都爲然
耳速營菟裘吾將老焉子若孫其念水木之本
原毋以門左之弧矢菀余志也于是孝廉輩知
公之意念深遠矣方佐公成之而公弗能待遽
以病卒嗚呼惜哉公脩髯豐下體度凝肅生平
慕萬石君之爲人亡華言枝行獨持禮義以質
直聞事二親孝能友其兄析產時兄嘗有它費

而難于口公窺其意舉千金讓之兄卒諸猶子
穉公撫成之且佽其息業至隃初者數倍睦姻
族以恩奉賓客以禮御褻近以義遇臧獲以慈
嘗再新和州之後江橋以利涉者好排人難而
不責報人之尸祝公者比比也居身懲忿窒慾
不欲多上人故不恒見怒色即犯者恒不校自
少至老亡狎容博奕之具不蓄亦不解課諸子
或儒或賈務居實而不欲其擁浮名在家寢必
乙夜至丁夜而起思一日之事書于座以爲常

旦夕警語家人曰勤曰儉曰讓以是爲寶月朔必有訓語使配鮑孺人坐内寢傳誨諸媵侍及子舍而室中自鮑孺人以下弗得衣羅綺大小各授以事皆兢兢奉約束惟謹諸子孫之多而賢則公之義方可述也遇人終日罄折與人語亡望而距務盡其情而徐以徵言通其臧否故人多以情輸公性警敏善決大疑洞隱物懸衡而斷亡不中者徃徃事後令人咭舌驚歎莫測其繇觀萬貨之情而高其高者下其下者劑緩急擢肯窾即老于奇贏者自視以爲弗如剸劇析徵必討長便倉卒部署久而人亡能易也其精如此稅璫之螫新都也里有人焉爲之魁而族其甲因搆公以牟利人多爲公危者公挺身詣魁所昌言規切之卒爲公祛出酒勞苦公與定約而罷方公之徃也左右爭挽公袂曰彼虓虎者方血人于牙公何事以身投之公不爲動及事解某甲爲中丞鞫其詐且得辠公又力爲出之其人感公德卒改行嗟乎跡公之行事豈

非古所稱長才足智好修慕義不侵爲然諾君子者哉精心計可以紬桑孔之籌負俠節可以馳朱郭之譽而公跂跂踆踆質行訓子教家一引于騶魯之仁義觀其所爲勅家人者樊儵馬援不是過也起家素封子孫世以經術顯公之所樹其可睹矣即年未齔中壽以是爲遺憾然德厚信茲名在惇史仲子行且跨騰風雲大闡公志諸子姓之翩翩繼起者尚未艾也天之所以畀公者詎在年齒間哉公卒于天啓辛酉之二月七日距生于嘉靖丙寅之閏十月十有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元配鮑氏鮑潭鮑公潔女側室劉氏張氏舉丈夫子十憲周國子生娶汪氏唐模汪君一麟女家周戊午舉人娶汪氏唐模汪君錠女宏周鴻臚寺譯字生早卒俱鮑出家周聘洪氏宋村太學洪大緯女賓周聘葉氏旌德葉君德麟女安周聘汪氏許村汪君德紹女寅周未聘劉出崇周宇周寧周俱未聘張出女子二一適富堨汪太學良行鮑出一聘呈坎羅其劉

出孫四元珍邑庠生娶姚村胡君登雲女元璠聘向杲汪太學睿思女元瓚元章未聘孫女三一聘岩鎮汪太學斯充子一聘姜中秘士望子一未聘俱憲周出諸子奉公柩歸窆于新都某里之新阡公志也仲子手自爲狀詣余而請銘余因掇其事志之其銘曰

東南之美惟延州俯仰顧眄洵英流硎發于刃雙吳鉤康莊萬里參驊騮西雝負笈清且修汪廧禮樂鳴鍾球斟雉事帝班螭頭坐見紫鷟摩空游高門駟馬誰與儔翩然歸來營樂丘睠戀故土心懷憂俄而返眞不少留帝鄉信美何夷猶大夢一寤君且休百歲彈指如浮漚有德昌後天所酬令子蚤副臨軒求貤榮錫羲華松楸我泐貞珉銘諸幽玄扉永固垂千秋

巨源先生小傳

巨源名可演　高皇帝之六世孫也始祖齊王啓青社後以事上璽韍而其裔居南都巨源系出天潢它華腴膏粱之族若素門平進者毋

敢與齒甲乙而巨源在宗牒中以道誼博聞著被服如儒者學者宛然左辟而遜之從游者趾相屬戶外之屨常滿稱之曰修吾先生不知其爲王子侯也巨源經術如河間樂善如東平詳練當世之務洞覽流略忠篤懇欵而嫺文辭如中壘父子而束于宗正條而不能通自試蕭然一室間幾如古之所稱大隱在朝市者而其賢聲滿天下士大夫語南都人物必絀指而稱巨源其官南都者至必首以得交巨源爲快卽膴仕要津素以名教標幟天下不輕許可者而一接巨源輒密若平生驩恨相見之晚講德論道亡虛日慕義誦之以詩若文贈者常盈笥間有不及見巨源者以爲入留都一大缺事幸而與巨源好者既去而思巨源不置錦字之書碧雲之句郵筒中歲時未嘗絕也巨源生而恬雅溫茂容止詳緩音吐和暢造次卽之亡遽色終日伺之亡鄙言人人爲之意消心醉隱囊捉麈對客清談靡靡可聽直將人入青雲中不忍復論

地上事有時而延廣客啓長筵絲竹駢羅觥籌交錯纓絕襟解燭跋漏稀巨源在衆嚣中澄穆自如飄飄有游天地間意覺昔人之玉山頹唐未能及也巨源少孤事奉母夫人以居母夫人絕憐愛之巨源婉娩而侍膝下自幼至老如一日與族鄰處油油然不色忤意通賓客亡貴賤皆偃僂折節下之且眼不縣青白口不挂臧否被其延接者四坐皆驩雖性夷遠不與人競即生本貴倨軒蓋絡繹于門而庭戶寂然童僕抑抑然未嘗以聲色加間左間有非意相干者巨源以揚朱之爭廣麟士之還屐付之理遣而已所居屋宇整潔亡塵雜經笥薰鑪筆牀茶竈位置皆有法而顏其堂曰好修齋曰晏坐處曰最樂閣曰羣鷗以見志客游其中皆生希有想以爲坐此聽巨源語即維摩之丈室貞白之層樓亡以勝之徃徃徘徊夷猶焉而弗能去而巨源晨夕其中左圖右史跌坐內觀參三明八解之微洞七返九還之祕不知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易此

樂也巨源賦質秀頴幼喜讀書博涉墳典而不
爲章句之學長而聞李如眞先生講學于里輒
往從之朝夕參承自是周孔徽言多所縣解所
學者日益進已又與澹園焦先生聯社究析夫
天人性命之理探賾索隱極深研幾如是者二
十餘年而巨源所得遂益充然有溯流窮源根
心生色者矣自是碩學鉅儒亡不樂與巨源上
下其議論巨源在大衆中特寡酬對而一往破
的聽者服其要言不煩以多病躭味二氏之學
士之有道術者一聞其人不憚厚禮幣以致之
擇其眞者行之輒有効今年且望六矣而神湛
然而氣盎然而膚瑩然而骨體錚錚然而須麋
鬱然而步屧飄然望之若四十許人以故士大
夫語衛生者爭走巨源而叩其道巨源咲曰夫
八公之事吾何知抑黃白男女之術世之爲所
誤者多矣吾第知夫煉心守神嘗精固氣內以
修性命之理外以迎天地之和如是而已于是
聞者益嘆服巨源之言簡理富以爲繇其道可

以函三爲一而巨源之學過此以往且日升川至莫窺所究云

史起元曰世皆言能名巨源而不能名巨源所以一以爲通一以爲禪一以爲玄皆巨源之似也非其眞也卽四者以求巨源而巨源未始隱源未始益也離四者以求巨源而巨源未始隱也曷足以名巨源哉夫巨源古所稱好學人也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其所弗屑者也故六家之指九流之要十二子之風見卽學之孳孳矻矻不替夙夜而未嘗有所觸合殆庶乎所稱知通統類冥異同者又烏可以一節名巨源哉余與巨源最稱同志而巨源心篤好余每有言輒莫逆於心相視而咲然余性簡率所學不能如巨源造于深徼今茲之傳巨源猶不免索于形骸之內信乎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非燕雀所能謀也

客至

火雲兀崒焰高天剝啄誰驚北牖眠任達遂忘

歙白帢知音頻爲拂朱絃竹中障日扉常啓樹
底迎風榻屢遷多病未緣斟水碧相過猶得故
人憐

　　元官眞權上人六十

了契無生理應居長壽天壁仍對金粟閣幾臥
青蓮夜月潮生唄春風雪滿顛西來栢樹子相
賞欲忘年

　　攝山千佛嶺

撰策上中峰排空出丹霧倏芙三寶居俄依四
禪住珠鏡湛雲崖金繩朗烟路鬘花幾搖落髻
螺尚呈露小大總異形慈威備諸趣參差鳥翅
房夭矯龍鱗樹念彼作者勞覽茲豁然悟始知
凡聖因但以因緣故推鑿郢人斤丹青羽人堊
頓使頑者靈遂令媸者嫮雲光屈眴衣鳥語頻
伽句暫憩心已息俄歸念尤騖共喜毒樹芟何
憂愛塵聚始信石點頭斯言諒非誤

　　吳母程恭人六十序

恭人之五十也祝嘏之辭其鄉袞司徒方公爲

政于恭人内德之茂益詳哉其言之今又踰十年所矣恭人之壽進而爲六十于是其子婿新安楊太學惟垣走金陵而祝恭人紹介友人請余爲辭以爲頌余之稱恭人而善爲辭毋能踰司徒而恭人之賢則所稔聞者益自其先君子憲副公卜居余里相距不數百武余固已得其家世之概亡何憲副公謝賓客恭人課其二子持門戶而纘家聲毋異憲副公時以是恭人之賢日益著里中人多稱其家法則又有司徒之所未及覩者余所以樂爲頌也當恭人五十時憲副公方守兖州恭人坐邸中饗二千石之奉身被象服與憲副公金緋相映設帨之日郡邑守相令丞繽紛爲壽于堂下郡之父老子弟以黃髮兒齒而頌壽母者嚾嚾然達四境今則異是矣所稱青紫盈庭琅玕滿座獨其姻婭兄弟與子若孫若而人耳以憲副公之蚤世不及與恭人共此慶也俯仰今昔恭人得母嗛嗛有隱恫乎哉則余請爲恭人廣之從來内德之茂多

以外掩故曰婦如影響既望之月晝懸于天其色黯然避太陽也崦嵫之輝既戢而蟾光蛾影乃皎然麗萬宇而燭六幕以代明顯矣司徒稱恭人之佐憲副公也學則代之養尊人而滲灑溫凊毋乏供仕則代之揉家政而臧獲聲御毋違令有子女則代之肅庭訓而鞠育誨諭毋失時而恭人恒退然不敢居曰有君子在也乃今梱以內梱以外無不稟成于恭人矣恭人上督二子下勑諸僮僕邇以敦叙族鄰遠以給奉賓客眡憲副公在日不異且或加悉焉至其故里之家廟爲族人子之義形于色趣長君徃恢復之卒使鐘簋不移廟貌如故延陵之血食不至爲若敖氏之餒而人之頌恭人賢者自方州之長守土之官野閭之吏人人有同聲也恭人所以佐憲副公至今日乃見其功可代終直令九原下凜凜有生氣耳矧子若孫所以紹先業而光太之者緊恭人之教是賴若是乎恭人之大有造于吳氏也天

方大奉吳氏恭人之畀大年而宜戩穀乃持左券得之矣然則今日政可加餐含飴御輿祓汜與子若孫共爲樂又何嗛嗛隱恫而以今昔動念乎哉遂書其語授太學以投司酌者余自揣其辭不後于司徒知恭人必且欣然而爲加一觴也

門人鄭子厚憲副過訪賦贈

櫻桃宴後各翻飛南北浮沈事盡非夢裏共尋雲漠漠燈前相見雨霏霏病多自合耽田里材大何當老蕨薇却笑季鷹生計拙蓴鱸秋到始思歸

一水盈盈別思紛過從欣得慰離羣星文尚隱雙函劍天瑞眞爲五色雲屐躡九峰嵐翠合棹穿三泖月痕分華亭鶴唳清堪聽捉鼻何須咏五君

夏日乞凉用韻

靜掩虛堂白日長不知何地可招凉誰傾萬斛銀河水自搗千門玉杵霜嬾坐鹿皮拈梵夾閒

將塵尾踞胡牀北牖高臥難爲夢睇髮無心問九陽

翟爾騰光祿過訪賦贈兼悉近況二首

蓬窓握手尚依然屈指于今十七年謦欬忽疑天上至聲名遙向斗南懸　賜環俄遇三朝寵晉秩超從九列遷聞道鶴書敦召近可能時過草堂前

惓拋簪笏問山林一臥滄江歲月深逐日久停奔父策憂天常抱杞人心青芝赤箭誰爲採水碧金膏自可斟珍重故人看起色不堪雙鬢日蕭森

孫封公偕任安人六十

赤城霞起賦初成海上先高處士名自喜孟光能舉案人知冀缺有躬耕承驩載嗣蘭咳響同氣偏紆棣鄂情產就明珠光照乘種來良玉價連城蘋蘩共穆蒸嘗禮琴瑟尤諧靜好聲鳳友一毛翔紫閣龍媒千里振朱纓門中虎豹文章炳郗下芝蘭次第榮題柱盛名高起部鑄金長

筴裕　陪京親恩壽數岡陵永　帝寵封章
日月明堂上並華周黼黻庭前階集漢公卿蒼
麟脯擘方平宴青鳥箋銜阿母迎但舞斑斕皆
玉珮纔斟醹醁卽金莖靈弧麗彩開南極寶婺
垂光照北楹從此齊眉膺鶴算　鸞書長見省
中行

王母陳宜人七十

琅璈高唱祝齡稀水碧天青鴈正飛家自潁川
占鳳卜門因淮水著烏衣將將夙解瓊琚珮札

札宵鳴錦繡機儷侶雲霄齊上下徽音綸綍共
芬菲同榮蚤受魚軒寵偕老徐看鶴駕歸堂上
金芝霞氣矗庭前珠樹露華晞一門競爽聯丹
陛七葉重光映紫薇丸膽衆推儀姆訓含飴獨
許向慈闈扶輿苑筍森游墅獻縷江魚出釣磯
燕喜萬年歌魯頌歲將瑤草答春暉

文川汪長公偕配巴孺人像贊有序

余嘗謂人生天壤間與草木同腐者不可勝數
有能懷仁處義夫負妻戴以大厦家而啓厦胤

祚卽素仕不升內德未耀而閭鄹播其休聲紳珮揚其徽烈在勢居顯之人所不能逮者如海陽之汪長公巴孺人則余私心嚮往之焉長公事二親孝友于仲弟敦信明義輕財樂施嘗共族子貲而賈售獲息幾倍悉捐與之不私名一錢與仲拮据二十許年靡間言錙銖升侖亡入室者其它利濟周給在所見思孺人黽勉同心以佐之人之稱公夫婦者以爲其操作似梁鴻孟光其棲隱而殖義似王霸與其妻而公夫婦能樹德惇行以有聞于當世至以義方訓子應皐起家文學進列鴻閥則梁王二氏之夫婦眡公又瞠若乎其後矣夫冥鴻之漸也弋者不能篡而其羽可用爲儀幽蘭之芳也樵者不知采而其香可徵爲國如長公夫婦豈彼懷琬琰而在煨塵者所敢望哉應皐頃從余游出長公夫婦傳志銘贊示余余既仰止其高躅而幸接其嗣人以爲表而童之可以風也遂援皇甫士安贊高士劉中壘贊列

女之義爲之贊而因識其厓略俾景懿行者于公夫婦得以有所攷焉

賈而能廉仁義附焉三徙散之其志不騫邦之媛兮健持門戶有煒筠彤克敦其素猗與長公宜此令妻咸有一德如鸞並棲蹲鴟之沃久久更富千戶之侯木奴千樹提甕行汲相此詰人共挽鹿車不富以鄰育者佳兒鳳毛可擬菁菁者莪既見君子亢宗之器業大其門抗雲而升仰叩　帝閽遺像儼然望之起敬　龍綸之封名播天聽儀式刑之掞此贊辭幽芬可挹庶其企而潭水咏深清臺表異唐謫僊人秦始皇帝

施沛然像贊

峙姿如玉奮詞如雲有學有藝乃質乃文經師則梁丘氏術解則殷中軍由其道可以出入乎玄什行其志可以排解乎難紛吾是以願其爲異月辟穀之赤松子而不徒重其爲今日飲池之長桑君

臺山先生應召再入中書二首

御天新扈六龍飛特召東山趣裘衣千載風雲時會合萬年宗社日光輝甘泉烽火秋方急絕塞兵戈久未歸七曜共占天北斗卽看元氣轉璇璣

押班再聽紫宸鐘上相威儀動九重鶴駕功原肩羽翼鳳池恩又首夔龍垂衣共睹卿雲爛調鼎長看湛露濃遙想禁中清夜直夢回時憶福廬峰

元介宗伯和唐伯虎絕句戲次其韻四首

翛然兀坐擬枯禪儉歲常荒水墨田莫訝囊空倍羞澀爲誰留得責文錢

非僧非律又非禪浪語檀那種福田雙手撒開無一物挑燈誰送佛前錢

蒲團長日試參禪小爲安般治寸田門外近來稀剝啄松陰滿院積苔錢

攢眉不入遠公禪五柳蕭條臥秫田枉說金陵春十斛何人爲送酒家錢

重修國憲家猷序

外父少冶先生國憲家猷之板行也四十年徃矣書甫成而先生遂捐館舍其板分庋于諸孫家于是行世者少而此書爲學士大夫所著蔡簿者奉　旨詰問出何掌故時倉猝它無可考獨此書載有之遂据以復　奏于是此書上徹　天聽海内藏書家益思得之以爲奇不啻江左青箱之舊事矣周生穀卿室先生之曾孫女雅志博涉間得其外家所藏以爲此書不可令其爲仲任帳中秘也力請裒而合之中經蠹蝕者幾三之一捐訾重授諸梓于是此書煥然復還其舊觀而可以流布于通都大邑穀卿以余爲先生子婿親承謦欬不可無一言也屬爲之序憶余年十七游先生之門時方校刻此書先生謂余可與語也舉以相示愧余蒙穉未能與先生上下其議論使先生有郗生河漢之嘆今老矣復見此書之完追思當年辟咡指誨時

宛然如昨日事不覺爲之撫几而太息盖幸此書之長存而恨先生之不可再遘也先生弘覽博物於學亡所不窺而斥華尊實耻爲虛恢而無用生平宦轍所經多刑名兵革之事而應之裕如若素所擘畫者既歸田抵掌談天下大計援古證今鑿鑿可見諸施行如庖丁解牛動中肯綮細而至於烹飪之方熏燎之法湯液之制諧謔之語隨取隨足愈出愈奇人第訝其胸藏之富如地負如海涵而不知其所繇來此書特其武庫之百一耳然霜戈電戟所嚮無前已足配雲臺之犀甲魚敲使天下難爲勁矣並先生時而出者如丹鉛宛委諸書豈不號爲贍澤辨麗要以饑可爲飴裸可爲服如寒年之纖纊儉歲之粱稷適濟時用者孰能與斯編埒哉余是以深幸此書之復行而重慨先生之不可及也先生在日常語余曰烏衣諸王前代稱盛余羣從中表奕奕皆有風氣異時庶幾南岡之遺余心識之今睹孫曾彬彬競爽將趾美家譜侈重

光之七葉余與元介宗伯後先出門下辱先生
許可今穀卿又繼起芟舉遺書而表章之先生
之言如持左券然則學士大夫之奉此書爲著
蔡也質諸其子姓而益信矣夫

封安人王母像贊 帝典咏蘋

毓秀名門儷德名公沐經綸于 帝典咏蘋
藻于王風誕詰亂而夢贅佐慈訓以免熊黃髮
兒齒丹顏碧瞳蓮臺結化人之土芝檢籙儐人
之宮是殆將千歲頌燕喜于堂上而七葉表內

範于閨中者邪

送沈長世北上

拜疏朝天入紫徽元臣遺直在綸扉黃銀自紀
新恩重班劒人知舊典稀漫憶豐碑無撰述
爭看宰木有光輝玄成祗詫遺經在幾見門驅
駟馬歸

李氏伯姪同登稿序

今秋南闈一門同舉者余友昭陽李伯子惟凝
與其姪士徹并以高才得雋去梪中以爲盛事

二君爲余同年次卿太史之子孫次卿方長紫薇行省旦夕入筦大柄而子孫一時濟美如此在余榜中又爲盛事昔文定公以鼎元爲宰相純忠厚德不啻唐之贊皇宋之文靖天篤其報三十年來子孫登第者六人方且繩繩而未已

國朝以來相門所未有也是在　綸扉中又爲盛事矣昔河東柳氏之訓其家也拳拳于高門貴族居之實難如次卿之祖孫父子名德著聞文業炳烺内以承家外以華國者可易遘哉

惟凝負鵬厲九霄之才扶搖羊角而上息以六月者幾而後遂大奮其垂天之翼士徹則汙血之馬產自渥洼跋跋籋雲已翩翩直度驊騮綠耳前矣服習庭聞趾美家學世掌絲綸以山龍日月之章增光黼扆茲編所載固其先資抑其左券也余從榜下得惟凝伯姪姓名爲次卿喜而不寐因亟索其行卷序而行之竊有志于景文學士表宰相世家之義以期二君其文之工如天球大貝并爲東序之寶尚未能盡其概也

大京兆玄仗徐公晉御史中丞奉　勅操
江兼晉巡江序

檇李徐公之爲南大京兆也財期月耳版教不煩聲色不大而百度惟貞庶政畢舉飭吏安民育才興學都耆之內翕如也說者謂其發摘奸伏則漢之趙張愛卹民黎則雒之邊延威稜憺著則唐之柳許剸決如流杜絕請謁則宋之歐陽文忠杜正獻至裁靡費清冗役抑浮淫之蠹核功實之等無徵曖而不釐在纖悉而必舉又其餘事也郡邑之僚屬靡不夙夜祓濯象公指意所嚮以共觀久道之成而　上特晉公爲南右僉都御史

勅公總理操江事矣栢臺烏府之清嚴其地望益崇彪騶赤棒之威儀其風稜益峻襟江負海之疆域其控制益遠而應天實在公四履之內爲開府前茅之地　上之以江畀公也猶之乎以公畀應天也江東西袤可踰二千里三江五湖之利苞絡于其中越之水犀隋之水龍吳之黑雲都畫圻而守之都

御史手提王鈇彈壓于其上得其人而天塹之雄又不啻勁師十萬矣神皐赤縣自此屹然如泰山　上之以公治江也猶之乎以京兆究公治也郡邑諸大夫與我士民何幸而得以長芘公宇下哉日遼事之亟也徵兵轉饟海内騷然憂天者虩虩爲　國家之根本計則以山陬海澨萑蒲伏而赤白探者慮不無瞋目抵掌狐嗥魚帛之思以是議毖飭江防者視曩時愈益棘且重公之爲京兆也不隃年而治化大行江上之事彈壓有公彼文武之讋威望奉教令者其心志耳目且曠然爲一新習流投石之士寧復有爲河上之逍遙者樓船戈甲一旦化朽鈍而堅銛之組練如荼可以蔽江而下上而東南半壁之天下晏然如在袵席中矣公筮仕爲令以神明稱于溧水繇高第拜爲郎以水鏡澄冕笏稱于南吏部迄今爲大京兆宦轍盖半在南都地形之阨塞人材之良楛軍實之盈虛戎機之緩急籌之精而計之審矣今且使公朝聞

命而夕涖事　上固曰大京兆爲朕往視
師以輕車就熟路江事可旋至而立效也
冲主之神聖知人善任使豈易及哉于是別乘
某君某君司理某君邑令某君某君等謀所以
賀公而思有辭也諏于不佞不佞櫟社之散木
耳何足以知公抑傖無可齒亦公部內一人之
數也其言或庶幾比于輿人之誦因以丘里言
爲公頌之而更竊有進者　上瑩精至理用
賢求治孳孳如不及一時元老重臣被登延者

五官九扈無虛席矣而有身繫安危者尤不靳
婁遷以大其用公其一也公識洞樞機宜贊帷
幄鑒徹流品宜秉衡鈞忠清慎密宜備股肱腹
心在　帝左右　上之倚公者彌重則其
畀公者將彌大其畀公者彌大則其晉陟公者
將彌亟竊意公南床之裀未及燠鋒車之
召有旦夕而至者矣郡邑諸大夫其能爲我士
民更徼惠　高皇帝之寵靈使長芘公宇下
哉夫英主之制必規九有以爲量不以智效一

官而遺其慮四方者大臣之盛節也諸大夫毋弟以江事賀公請翹企于公庭以須　天子之後命

吳與京蓼莪齋合稿序

與京之祖父爲安節徹如兩先生余皆幸得與敦編帶交庶幾昔人所謂在紀羣之間者與京因是執贄問業于余今十餘年往矣兩先生相繼棄人間事與京兄弟先後舉于鄉獨與京抱璞而處恨未有泣血以相明者今年應試入金

陵以行卷投余余一再讀之理扶茂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抗之則迅鳥而厲層霄之高抑之則游魚而入重淵之深至其明姿燦爛類彩虹之挂天遠韻依徵匹紅蕖之映日一時秀茂中不數數遘也余輒爲撫几而擊節知其必獲雋去今果掇第而歸余喜與京不負吾益自喜吾不負吾眼也與京裒其行卷板而詒諸同志余因次所賞識以弁之齋顏蓼莪蓋以追思徹如先生而作此語識者以此多與京之孝今將策

名清朝續兩先生之業而錫之光則罔極之報
更有大焉者與京勉乎哉門下士以雅以南宮
商迭奏不妨爲與京更誦南陔白華矣

卓忠貞公遺集序

劉忠愍傳公事稱公有遺書十卷詩文集五十
卷爲公門人黃潮光所藏後不知何時歸其裔
而燼于火茲本則公孫發之求諸散軼于人間
者而裒次之者也憶公與方鐵諸公慷慨殉國
時去今二百二十餘年矣而公事尤烈烈在人
耳目間學士大夫求其片言隻字如天書雲篆
八角垂芒之秘于琅霄太霞而不可得豈獨以
人爲言重哉公之死也蓋道衍實盤之能立殲
公以除後患而不能使　英主遂終釋其憐才
之感參夷之慘也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而不能
斬其祀于累葉復興之後以萬乘之主馮天下
以伸其怒雷霆所擊幾且糜爛亡餘而不能禁
其遺文殘筆不緘縢于名山之藏以傳于後世
忠義之植人心者不容泯天固有爲之地者在

也古來帶河礪山之爵誓雲臺麟閣之功名至
崇高烜赫矣百世而下孝子慈孫想像其遺蹤
類如石火電光空華幻影無可攬結之處而首
陽之薇胥山之濤南史之簡汨羅之石吊古之
士乍一目屬之有凜凜見其人于千載之上者
矧其出于呻吟得于揮灑如公之兹集即僅僅
數十百言而忠義之所蟠亙可以動天地可以
感鬼神其孰有從而遏佚之者哉或曰公之忠
義天所贊也遺文在笥詎無有呵禁其不祥者
天之未喪斯文也彼鬱攸惡得而禁諸余曰不
然公忠義之氣塞乎天地凡日月雲霞之麗天
山川草木之麗地者孰非以寫公之文章其載
在方策者公之緒餘也吾安知夫公之文不爲
上帝所珍異不欲使其與濁世之粃糠腐儒之
糟粕同流浪于人間也因使六丁下而取之上
以爲琅函蕊笈之封下以爲海藏龍宮之集耶
彼靈威之玉葉宛委之金書固有世人所不得
而見者吾又安知夫公集之燬不有火傳而不

知其盡者耶然則茲編所存天固以其千百之一二畀公子孫使其揭而行之令人知公之文章即片言隻字猶可與日月雲霞山川草木同焜燿于天壤間永永無終極也又安用以不幸不睹全爲公憾哉發之才美有文名將見用于時而孜孜表章祖德志尤可尚余是以因其請爲論次書之若公之行事自忠愍傳贊外斑斑史策中可睹余不敢更爲贅也

送鄧原少還昭武原少精三命之理故首句中及之二首

林臥微觀造化機因君時爲啓荆扉論才共許千人見惜別那堪萬里歸絕壁孤雲行更遠空梁明月夢還非懷人况是秋風後霜冷天高鴈不飛

共醉金陵十斛春綠波南浦暫逡巡誰爲百尺樓中客自作千峰頂上人白鷺洲寒愁放舸紫雲溪遠憶垂綸無諸臺畔容高臥珍重雙魚慰所親

王孺人六十孺人出馬氏爲王文學妻二十
而寡有子亦夭死

碧雲黃菊滿高秋薦縷仍爲咏栢舟絳帳忍從
南郡設青箱誰爲太原留鏡中空憶蒼鸞影郤
下常懷紫鷟愁獻壽欣看羣從在表閭佇擬動
宸旒

輓何靜之有序

星房先生矜契最篤一旦長逝衰病之中
失此良友悲悼欲絶情見乎詞書以詒丕
承奏之几筵當余一慟哭也

跰躠鑒井憶心知每一過從慰所思今日高山
絃已輟人間那得幾鍾期

齊吳相引數驚過東海人稱子朗多何事瑳林
塵外物忍看雙樹日婆娑

快雲堂中夜燭輝留連笑語各依依誰知永訣
當茲夕從此停雲更不飛

寂寞千秋萬歲名翻疑眞宰太無情從今東閣
梅華句總是山陽篴裏聲

李大生鵲起軒制義序

大生之師曰橋李朱君揚余通家兄弟也今年夏君揚過金陵以所行逢青閣社草示余則帷中弟子之文咸在焉余讀之再四觸目皆琳瑯珠玉也因習大生之文其秀色可餐如初日芙蕖天然而去彫飾其筆鋒之銛利如龍淵泰阿之劒斷蛟截兕而刃初發于硎其才氣之絕塵而奔又如蒲梢之天馬所稱驟褭飛黃之駒甫試銜勒而逐電追風一日千里所嚮無空濶也余心識其必旦夕蜚騰去今秋榜開而大生果先諸子獲雋矣余季弟幸附同籍大生因介以過余出其笥中草俾見全豹而揚搉之余竊睹大生方在韶年髮猶未施幘也而神姿高徹器局凝遠望而知其爲璧人再覆閱其文則名理澄泓尋徵之功不減輔嗣有老師宿儒之所未窺者語及政理經緯宮商動中肯綮是賈太傅仲長統一輩人閱世久而工于揣摩者未必遽有其成筭也異哉大生非天特賦之以絕倫軼

羣之才夙惠所至苞舉無方何以一往奔詣度越流輩若此哉大生今且射策大廷排金門上玉堂有日矣萬里之程方自此始昔楊文襄費文憲楊文忠蔣文定諸公鄉舉之齡皆與大生相上下而諸君子功名聞望燁赫天壤間至今使人追羨其成名之蚤余敬以此期大生夫靈蛇之珠不以彈雀頗牛之鼎不以濡雞古來士君子之可大受者天賦其才與所自珍其才而善養之皆出于常人耳目心思之外大生之切劘于君揚者素矣今固其脫頴發軔時也余乃述私所欽挹之意爲題其簡端以券之

余世奕職方　予告歸里

五兵初勅佐戎機蚤向清朝抗疏歸時事總論投鼠忌冥心偏逐弋鴻飛北山松桂霜逾古南磵蘼蕪雨未稀獨有寸丹懸魏闕甘泉烽火正宵衣

清河陳君過訪論道賦此謝之

學道空爲汗漫游姿如蒲柳自先秋虛聞弱水

三千里浪語昆侖十二樓不惜珠璣輕見吐敢言鍼芥忽相投浮生自愧非僊骨勇退徒然在急流結用陳圖南錢若水事

門人曹安祖赴試

公車三召共知名射策今應上玉京　聖主龍飛門正闢詞人豹尾賦初成談天漫啓華陽館話雨仍過建業城八斗才情眞自健肯令清廟有繁聲

培我杜君像贊

其體嶷然其志毅然抱義裹之耿耿負俠氣之翩翩慷慨而九閽可叩緩急而千金可捐葢嘗爲伍相之去楚擬投金以明報又嘗爲藺生之歸趙誓懷璧以得全時畸者人終定者天是宜葆戒心于夷險戢雅尚于冲恬繼志以善拓乎先業而錫胤祚以永介于高年

沈不疑八十用祝其七十七言古詩韻祝之

白頭屈指平生友落落心知眞不偶天日能旌烈士腸姓名肯挂庸人口寶劒危冠他自豪朱

門蓬戶伊何有意氣憑淩北海賓風流彷彿東陽守羌槃自饜五侯鯖蠻榼共傾千日酒畫舫欣爲淥水游緇衣厭向紅塵走檻外花名婀娜人庭前松號支離叟因思千里倍矍鑠不戲五禽偏抖擻蔗境常甘體更康芝房乍結年逾久弓冶兒傳世謂稀門楣女作人知否勾鼻常餐鄴苑桃纖腰尚挽章臺柳顏駐何須玉作粻身輕安問金縣肘九十不衰眞地僊更閱十春爲汝壽

勅封太孺人王母朱太夫人墓志銘

太孺人有子曰侍御楨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大學士方公之門因得暱楨甫而習其家世時從問太孺人起居狀知太孺人爲賢母如桓少君湛夫人之流楨甫筮仕爲令已以治行高第徵拜侍御史領庾差前後皆奉太孺人邸中出而服官入而將母愉愉如也已楨甫奉璽書按粵視三吳學政念太孺人春秋高以終養請疏再四上不得報遂自解印鞍歸時太孺人

八十有七矣雙瞳瞭然輔車不搖晨起坐堂上課家人作務井如也楨甫日侍左右所以娛太孺人者靡所不適意如是者六年而太孺人始棄栝棬人皆謂太孺人引翼壽祺爲彤管中所不常覯而楨甫之奉太孺人也始終榮哀可謂亡遺憾矣楨甫猶泣血搶號圖所以不朽太孺人者手述其內行請宦諭來公狀之而屬銘于余按狀王之先巢縣人也其以戰功官百夫長而世家于紹興自 國初作菴公始四傳而默菴公以素封名里中其季子爲實齋公則楨甫之父也默菴公爲季子擇配而朱氏故稱望族太孺人賢爲父母所愛遂介蹇修而委禽焉既歸而實齋公以體羸善病不能問家人產太孺人代之棟家政閫以內拮据佐之亡闕事矣默菴公既逝而實齋公在昆弟中稚中外或有齮之者公弟以病忍之不與校比入訾縣官得爲郎亦以病自免亡何遂不起矣時太孺人方盛年家且日益挫太孺人抆涕手其二子勞勞

然影相吊也已知楨甫才可以大其門于是以長子應里役而課楨甫讀楨甫夜自外傅歸太孺人必焚膏對之機杼軋軋聲與伊吾相應楨甫以是益感奮其文日益高顯名于當世則太孺人之教也楨甫令義興首以潔已恤民爲誡數問令日所興除者何事楨甫具言之輒爲色喜加匕箸令巡行阡陌間面有頳色太孺人望而憐之顧中自喜爲人父母當如是也楨甫有按粤　命念太孺人意徘徊不忍離膝下太孺人勅以大義曰御史持繡斧臨一方微獨山嶽動搖隨車之雨所澍德者普矣視曩之撫有一邑不啻百之奈何以尸饔而違　上命楨甫以是叱馭而行比視學臨長諸生歸而上食太孺人太孺人輒又時時諭以家受　國恩厚其益圖所以報稱者毋忘而母之拳拳也楨甫以義興最　上賜勅褒勵之贈實齋公封太孺人如制入臺又以　覃恩改給　勅命太孺人翟冠象服貴顯矣楨甫日選甘毳紈綺而進

之太孺人每却不御布衣蔬食自如曰吾性固
樂此耳始太孺人之喪實齋公也家虓虓不自
支長子婦與孫相繼殞太孺人爲之黯然神傷
已而私自慰也曰王之累業重積德者久矣天
其以婺而終漆室乎哉故其爲婦也事姑如事
母憐其夫之姊之窶也賙而恤之亡異其爲弟
也敦好姻黨未嘗有所簡棄其後子姓滿前歲
時稱觴上壽者目中凡五世乃躬勤儉抑捐以
導之未嘗少豁危時意以是門中龍鳳虎豹不
減烏衣廩廩奉姆訓惟謹而太孺人年迫崦嵫
猶綜米鹽細事手織白紵爲子孫衣不輟也嗚
呼少君之輓車提甕湛夫人之斷髮剉薦獨其
徵時事可紀耳及履貴而享高年未有述者卽
泰媯之教號爲女師亦僅僅被于三世而已如
太孺人始終一德旣貴不改其素徽音慈誨自
侍御以逮孫曾儀式刑之葢大有造于王氏者
幾百年而後且未艾也受再命而備五福天之
所以報太孺人者亦旣至矣楨甫又何介介于

罔極哉太孺人之卒以今天啓辛酉五月之三日其生也以嘉靖己丑三月之廿一日享年九十有三子二長灌娶錢氏庠生錢君祚謙女繼胡氏次以寧卽楨甫娶陳氏封孺人衛經歷陳公國治女女一適嚴錡孫三灌出者曰士林娶庠生陶君巖女曰士林娶張俱早世楨甫之出曰兆修聘宮諭來公宗道女女孫五一適俞一適國子生周思稷灌出也一適序班何公汝成子山東都司經歷之望一適廣東按察司副使林公紹明子景蓂一適南京戶科給事中陶公崇道子涞楨甫出也曾孫五曾孫女一玄孫二玄孫女一墓在山陰梅里尖之麓以某年月日啓實窀公之窆而窆焉禮也余旣按狀而志之爰系以銘

銘曰於戲孰使之蹈坎而居屯又孰使之多貴多壽而多子孫含德之厚孕此靈根峩峩冢冠以御魚軒百歲而後返于眞源夫是之謂受福于玆王母而千萬世以處于昆侖

盛仲交先生城山堂集序

金陵自洪永以來學士大夫多修風雅之業其揚鑣藝苑立一家言以垂後世者不可勝數蟬冕之客唱和不孤章甫之儒後先競爽法今傳後概乎有聞若嘉隆間卓然起黌序而以古文詞擅名當世使一時藝苑宗工聞風而下榻入林知名而駐車倒屣則未有若仲交先生者也先生賦葢代不羈之才懷邁往不屑之韻韞流覽無垠之學其志之所寄上友千古下視百家時而出之自適其意脩短在手小大惟心肆筆成書盡兎起鶻落之勢矢口爲韻攬珠聯璧合之形說者謂古之文人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妙若先生者既敏既工信可爲眞才之難繼矣文章之道藝取匠心不繇師授固嘗唾古人之糟粕厭先王之蘧廬故能變變無方新新不已自北地信陽而後競尋軌轍羣溷淄澠使天下豪傑之士盡戢其無涯之智莫圉之才暖姝于一家之言曾莫敢出其籬下夫規矩可師

形器何有精神已會嚬咲非眞規規焉刻舟而求之劒去固已遠矣先生當風靡波蕩之時獨自引于風塵之外得古人之神上下步趨之而遺其所寄大則連犿萬言小則寂寥數語天機所動神理自呈葢嘗譬之鷙鳥獨出奇矯無前游龍在霄卷舒自若而先生談笑出之曼衍窮之有自不知其所至者此毋論學步效顰者不敢與之爭妍而競麗卽優孟之工且怳然自悔其若黎丘之鬼不復徒以似而惑人矣迄今數十年來彼之望塵接響者業已湮滅無餘而先生之遺文方且如日月之經天雲霞之映水春秋代序光景長鮮相去何啻逕庭哉先生有用世之才而不獲售其遠想高步恒欲謝埃壒而蹈風霞于是棲心人外遯跡世表中年曾以貢赴　闕下而偃仰山棲耻絓纓茀未幾而觀化逝矣人多以有才而不竟其用爲先生憾夫以雲臺烟閣之功名于名山之藏大都通邑之傳誰爲重輕誰爲延促先生之所志固有在此而

不在彼者赤鳳翔于千仞之上而饑鴟乃欲以
腐鼠相嚇九原可作先生且自謂楊震之鳥不
如虞翻之蠅矣余生也晚不及奉先生而及與
先生之子伯年游今又與其孫振之游乃得睹
城山堂全集因僭爲之序以志平生執鞭之意
伯年高才博學濟美先生而蹇產不逢齎志以
坳雕龍之業今在厥孫天實愛才所以光兩世
不刋之典而使之煜耀于無窮者于茲而可卜
也余故因序先生之集日夜引領庶幾見之

王太古以詩見問次韻賦答

天花飛褫一牀空似住毘耶十笏中逐妄了非
陽談鹿辨眞仍是稔婆蟲漫因弄影迷孤月不
爲吹光避八風豈待津梁超彼岸法流何地不
圓通

誥封恭人李母徐氏墓志銘

大江南北所稱門胄之高華毋踰勝于興化李
氏太師文定公而下累葉重光冠冕當代卽內
德徽懿古彤笥中所載婦儀姆訓亦有不恒覯

者若太守健齋公配徐恭人其一也余兄弟幸以世誼獲締姻于恭人之仲子叔子時侍太守公聆其緒教又得以登堂拜母之義肅謁恭人以耳目所睹聞者述示家人俾知所師法太守公謝賓客之六年恭人亦相繼而長逝余爲中外失典刑盡然悼傷之今仲子兄弟卜吉壤奉恭人遷于永宅手自爲狀屬余志隧道之石嗚呼余之佩服內德者深矣是役也曷敢以不文辭哉按狀恭人姓徐氏興化京兆中橋徐公之女也生而端靚敏慧識鑒異人徐公心器之曰若女而男也是必且大吾門矣顧安所得快壻歸之而徐公者文定公筆研交也太守公爲文定公季子端凝頴拔人目爲韋氏之玄成會時當議婚博求諸名族以爲非徐氏女莫儷吾子也介蹇修而請于徐公徐公曰季子玉潤宓室吾女且與李公有宿盟遂委禽焉其歸太守公也年甫及笄夙夜修內職惟謹時祖翁封少師公翁文定公祖姑徐太夫人姑徐夫人在堂上

恭人所以奉之者咸得其驩心至侍徐夫人疾
抑搔浣滌手自供之廢食寢者幾累月伯叔諸
姑姊妹若而人頫卬之間雝肅亡間言無不交
口誦恭人能宜家也文定公既踐　綸扉叅
大政門庭華膴人競艷之而恭人抑然㤼慎貴
侈不形于色太守公方下帷修鉛槧之業博攬
冥搜不替晨夕恭人身焚膏繼晷以佐之梱內
之政手畫心綜犁然中程太守公得以壹意克
成其志則內助之力也已太守公官中翰改叅
軍南督府晉南計部擢守閩之興化皆以恭人
從典榷虎林分符莆陽皆號爲脂膏雄緊地恭
人坐邸中勅檢僮僕嚴固扃鐍太守公用是潔
已芘民所至以政跡顯亡內顧憂其宦于兩都
也賢士大夫慕太守公名行願納交者車騎常
塡門公日與揚搉今古抵掌談當世事間則招
客登高覽古選勝咏懷所需樽罍柈餐咄嗟立
辦恭人指揮左右隨輕重具之室中無聲太守
公亦不問所出也暇則與太守公論座客之臧

否商時事之得失洞徹灼隱太守公每爲拊手稱善人謂楊敞山濤之婦無以過之先後從太守公居祖翁姑與翁姑喪易戚并至其奉徐公與媼生養沒葬尤有加禮門中稱其孝既舉諸子雖慈愛篤摯而動必引于義方以是諸子道秉博聞奕奕然皆有祖父風晚而伯子與諸子婦相繼蚤世時恭人已失所天矣拊育諸孫劬勞不啻其父母且訓課有方客之至其家者睹諸孫即稚幼動止語笑儼若成人客亡不咨嗟歎賞謂恭人之教貞于三世若此者迄今龍鳳虎豹邁于琅琊瑤環瑜珥媲于南郡處則粉斧乎人倫出則笙竽于聖世孰非恭人所造就哉太守公清詩曠覽自少至老未嘗以田舍婚嫁嬰懷即諸子既長出入必稟于恭人恭人勸使游學與四方賢士大夫接其氣類而家政一一代綜之不以分其志也諸子有卜居白下者恭人時往來顧復之輕舟上下于江濤浩渺間不爲色動人又謂恭人之識度非笄褘所能至矣

太守公在中翰以滿考繼守興化以　覃恩貤封其妻恭人以是再荷　綸命翟冠象服人爲恭人榮而恭人益自挹損好行其德歲時惇叙族黨問饋姻婭賙恤貧窘孳孳亡勤其與人也寒溫勞苦貌欵周至人慝其心而周旋進退矩度肅然四時之氣皆備葢余母先淑人相先少宰與教余兄弟其風檢識議有彷彿類恭人者而先淑人輒自引以爲弗及時時述恭人嘉言善行教余兄弟若婦子曰爲人婦爲人母何可不若李恭人余不敢忘先淑人之訓即中心景行恭人乃先淑人既逝今又失恭人何怙之悲豈惟仲子兄弟余有脉脉心動者矣然以恭人之内德徽懿世所罕儷所以爲夫爲子若孫者皆當世偉人而福履壽祺爲造化所靳而不恒畀者于恭人獨若厚積之而壹無所悭乘化而返與太守公含咲于九原又何爲嘅然號而呼之以怛化爲哉恭人之卒以萬曆丙辰之七月十八日距其生嘉靖丁未之正月

初三日享年七十子四長思謙太學生先卒娶馬氏春元震伯公女繼何氏春元帶河公女次思睿太學生娶錢氏大京兆淑湖公女次思聰太學生封文林郎河南靈寶縣知縣娶舒氏貢元冲宇公女繼湯氏文學仰亭公女再繼曹氏文學嚶良公女次思賢太學生娶何氏繼何氏皆侍御太吳何公女孫男某某茲仲子兄弟以某年某月啓興化十里亭南之新阡奉恭人窆焉余既以生平所頌慕者掇狀之大志其厓略因銘以系之

銘曰蜿蜿崐岡孕此瑤琨爲琮爲璜以賮帝閽猗與恭人淑惠且溫逑則窈窕風衍蘋蘩升自華族曰嬪名門克相夫子孝敬以敦援瑟解珮翊乾者坤並履朝榮有魚其軒一德昌後令子文孫瓊樹瑤林茁者蘭蓀玄甤朱蹕皂蓋丹轓介祉既繁駟鸞而騫高陟金天以問眞源御西王母登于崑崙內訓克章示此喈喈靈蛻既藏匪亡其存燁燁纖阿麗景朝暾鬱哉佳城

泰媼所藩華表栽栽内德以尊千秋萬歲芘爾後昆

龍飛金陵七子同登錄序

今上龍飛之元金陵之舉于鄉者七人皆宿學知名之士而余季弟與焉既各出其所奏牘板行之矣茲又裒其制義合刻焉既成余得快讀之深幸吾黨之多才而又深喜文章之應休明而興者其氣象煥然一新郁郁乎盛乃若此也唐文稱三變而古而不盡得于取士之詩賦彼其初之綺麗變而爲盛之典雅中之清婉變而爲晚之靡弱遞而降之愈趨乃愈下矣惡在乎其爲古哉　國朝之以文設科也迄今凡二百五十年毋論景運之休明夐出唐上即文已數變而每變必隃勝于前有開元大曆以後所萬不敢望者天順而上混沌漸開符彩未露一變而爲雅麗則成弘擅其宗再變而爲宏衍則正嘉標其勝三變而爲精實則隆慶鉤其玄四變而爲高華則萬曆極其致前茅者方束甲而趨

後勁者且超乘而上使拔朝華者嗤已事之未
工啓夕秀者畏方來之莫禦視唐中葉以後塲
屋之文化爲纖弱卑瑣如元徵之所刺者何啻
天壤隔哉邇年以來文章之變日異而月不同
堤坊旣潰人有憂其繼者今觀七子之文才務
盡其所長學必窮其所至外無可賸之藻内無
尚鬱之思蓋吾前所謂雅麗宏衍精實高華四
者兼而出之而尋徵之功破的之理又有昔之
名家所未詣者豈非尤其能變而踰盛者哉昔

周之季也王風變而爲黍離而當其盛時二南
雅頌之咏多在岐豐洛鎬間王國之人文所關
于世道者如此金陵固　國家之豐鎬也濟濟
多士生此王國以玄黃之精英山川之清淑鼓
吹休明今且射策　大廷共佐鴻業則斯編之
先資也豈徒若昔人之集河嶽英靈而已哉余
故因友人閻氏之請梓也題曰龍飛金陵七子
同登録且書此以弁之

姚公理八十

醉看烟月古揚州大耋逍遙感舊遊峻嶺崇山
王氏宴法書名畫米家舟坐中絃管傾三雅筆
底雲霞傲五侯二十四橋吹簫夜聲聲調出八
千秋

三辭陞任疏

謹奏爲　主恩益厚臣病益深三懇　聖
慈俯允休致以延餘息事臣頃以末疾難痊不
能抵任再疏陳　請未荷　允俞聞　命
自天屏營無地臣父子兄弟世受　國恩而臣
瘝曠最多忝竊尤過其在今日苟能勉效奔走
即蹈赴湯火詎何敢辭矧　大慶覃敷已冒
無功之　賞　溫綸疊至尤叨非望之榮
臣幾死之人尚含血氣忍自絕于　聖朝受
豢養而不知報曾犬馬之弗若哉無柰臣疾勢
方殷百藥罔效日增月益與死爲鄰即欲以蹣
跚勃萃之軀彊攝衣冠勉圖拜　命而扶曳
不前顛踣相踵亦有不能自力者矣是以延企
闕廷神爽飛越更念臣蒙　恩拔擢久厠

禁林循其常職宜供筆翰之勞效其朴忠當
贊論思之益而臣十餘年來但以病苦危情數
塵　天聽曾微尺寸可裨涓埃臣之負辜已
莫逭矣今值　聖明臨御之初　宵旰勵
精之日而臣乃更以乞骸控瀆至再至三計其
狂愚豈可屢赦顧揆之事理有萬萬不容終嘿
者留銓之佐雖號爲清簡然　國家必不視爲
可有可無之官庸病之臣雖無足重輕然　朝
廷亦無容其不進不退之理宮箴所在　國法
係焉臣所以仰畏簡書俯惟分義必不敢占
清銜而妨賢路嘗常紀以辱　異恩昧死仰丐
于　黼扆之前必得　請而後已也伏望
皇上憐臣有萬不能卽出之病　鑒臣有萬無
敢自飾之情卽沛明綸准臣休致臣幸終　恩
造雖死猶生如以臣屢違　成命負　國負
官重加褫奪以董不虔臣自省僭尤安所逃罪
臣籲　天無力躑躅哀鳴語出不倫冒干斧
鉞惟　陛下矜而亮之臣無任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顧科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仰峰許公墓志銘

仰峰許公之卒也今十年徃矣公逝之三年而子比部君始舉進士李黃州以治行高第最聞詔贈公如子官以褒顯之已晉而郎南比部今天子登極覃恩羣臣公又得再贈五品秩大夫而比部君則以休沐歸里念前者權厝未卜吉壤至是始獲兆于其鄉之新阡將以葉月其日啓公萬年之藏砥羨道之石手纘公衍事屬不佞志之不佞幸與比部君有世誼且稔知公隱德以昌後誼固不得辭也公諱敦復字叔初別稱曰仰峰居士先世居海寧之袁花鄧始祖四九公隨宋南渡以提督從駕籍于此後數傳爲元之千六承事又數傳爲　明之海州承曇懋又數傳爲永州別駕淪葊代以名德著淪生子曰平山公槐卿槐卿生子曰聞至是斗

峰公起家檇李郡博士弟子始僑居鹽官則公之大父父也斗峰公配查孺人而生公公幼稟端重與羣兒處終日危坐不妄言笑大父平山公心絕愛之長而博極墳典其爲文一以先輩爲程以是爲拙目所欵試輒不得意然公抱其業自如不爲背規矩而偭錯也事父母色養備至代持門戶卽困頓中未嘗有缺事詒二人憂居喪尤盡禮人稱其孝其大父母之相繼隕也公爲之毀而柴立苫寢于墓所晨夕哀號行路聞之多泣下者倭寇海上邑征繕之賦公竭歷以供兄弟中有擁訾自殖者公一無所問族之逋稅名斗峰公戶下公一一代爲輸歲捐數千緡至挫產勿恤也仲弟館于綦江之馬令播事起遂及于難公聞赴哀泣累月撫其孤婺終身如一日外家中絕遺貲腆公毫不以私念其蒸嘗之無主也爲置產供其祀嗚呼跡公所行于家者童童若是豈非古所稱身備六行廩廩德讓君子者哉公生平坦夷質直遇人無賢不肖

皆噓呴接之犯亦往往付之不較至姻族有顯者處之澹然無所阿附邑延賓于鄉飲固辭不就後不得已一應之即謝去其執皓然高素之節而畏遠名勢又如此比部君之舉于鄉也拜公堂上公不爲色喜且諭之曰吾家累世積行以及于爾爾其勉之惟寬惟和以惜其福庶幾昔人所謂留有餘不盡者毋以此自多也人尤以是服公之量謂公有才不售而大償于厥胤以身食其報詎意不及比部君弟而公遽以病

逝哉此比部君所以震悼于心久而彌篤遺憾于祿不逮養至追感于生前之坎壈疑天道報善之有乖而　綸綍之煇煌門第之高大曾不足以緩其慟也雖然良農之樹穀也壅之櫛之聚族而飽者累世眡然自果其腹者所得爲孰多天之酬公在此不在彼明矣比部君今且益蘆蓑而封植之其爲公樹也不益多乎嗚呼又何憾哉公之卒以萬曆庚戌之六月十八日距其生嘉靖辛丑之十一月十四日享年七十

配林氏文學肅山公女封宜人舉丈夫子二長
士元蚤卒娶陸氏文學士琪女次卽比部君士
奇舉萬曆癸丑進士今官南比部娶吳氏某公
女封宜人女子二長適儒士沈應科次適文學
薛懋仁孫男三丕承娶朱廷讓女士元出丕顯
邑增生娶德州守謝君錫教女丕名娶太學馮
某女比部君出孫女四一許字文學周獻璋一
許字文學查丕觀一許字憲副祝公以豳子某
一許字憲副沈公孝徵子某俱比部君出曾孫
一全泰聘邳州守沈君弘遇孫女丕顯出曾孫
女二俱未字丕承出余既掇比部君所述公之
行事論次之因書其子姓之名第婚族而系之
以銘

銘曰天道無親德司契積善餘慶理尤諦熏然
慈仁履孝悌飲人以和如五齊抱璞不耀死彌
礪有志可求子善繼鴻翕于天簡在　帝典
司五刑寬猛濟　詔貤所生覃湛惠龍章再
命日星麗夜臺俄春啓幽翳大海蕩蕩渺無際

隹城蜿蜒神所衛有人于此解其蛻含靈孕秀
千萬歲而子而孫引勿替休嘉砰隱惟世世

廷評陳訒所先生八十二首

一門高壽儼羣僊共集瑤池啓壽筵槃内但聞
投玉棗坐中何用徹金蓮風流自引齊梁上星
氣人占汝潁前更向南都論耆舊靈光春殿獨
巋然

纔種河陽縣裏花蚤拋朱紱臥青霞湖穿南國
佳人槳墅倚東山太傅家閒向峰頭行緑玉醉
從扇底按紅牙非熊已入明王夢可許璜谿有
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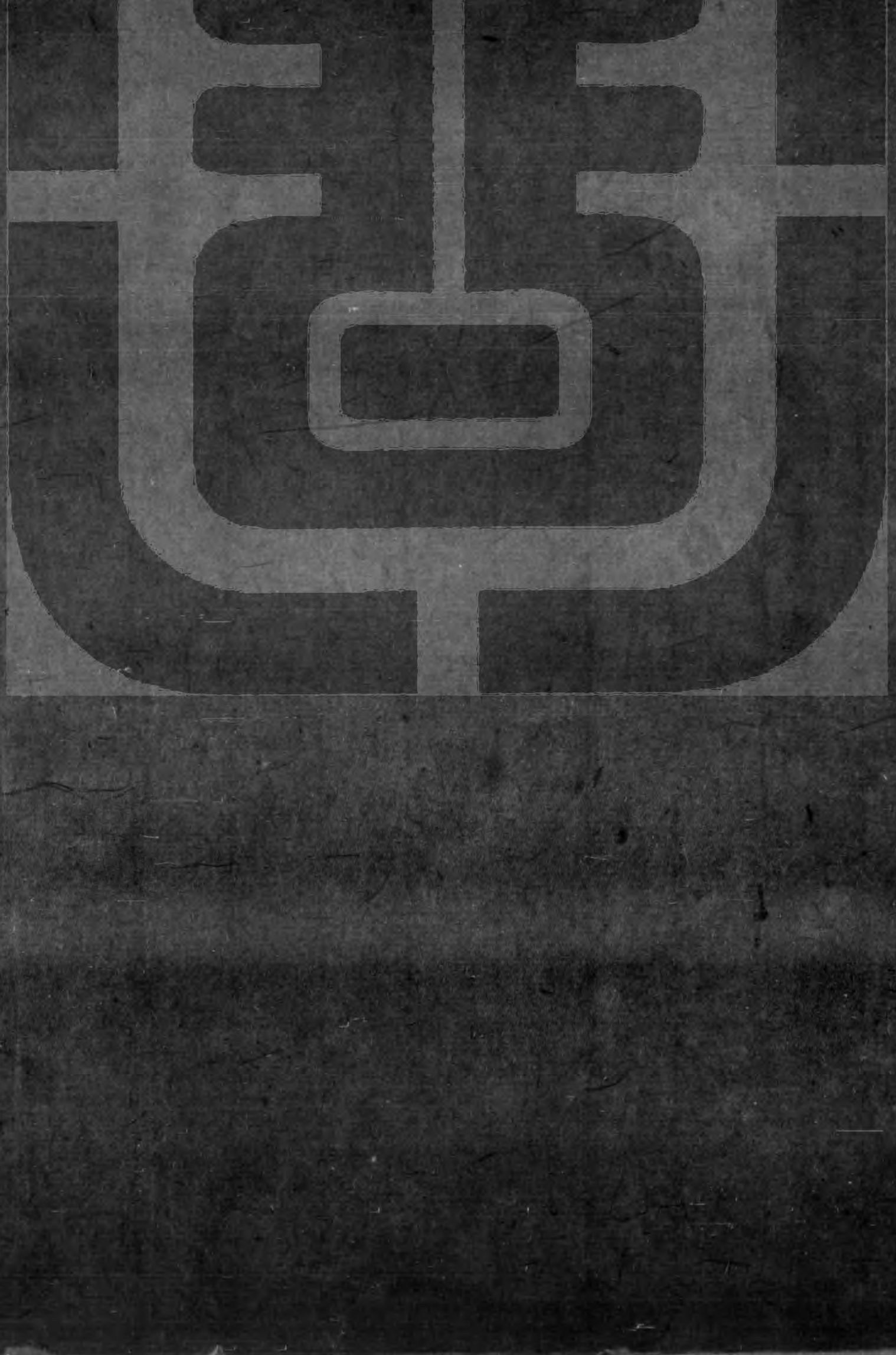
羽王入覲太復入試言別二首

弟兄形影月相隨頻向江干送別離上計自修
三載貢臨軒宜荷九重知江鴻獨泛金城水
朔雪雙標玉樹枝珍重素書時寄訊西堂春草
繫人思

一門五世受恩深許國空懷一寸心花萼
爾應輝殿陛烟霞吾已痼山林春衣並轡香俱

引夜雨聯床夢可尋好向清時同努力漫言行
坐白頭吟

秀峰上人自京師來住棲霞贈之二首

豎拂宗風動　九重南游飛錫挂千峰開堂正
可依僧紹展席何煩問保恭池水一痕通白鹿
鉢雲五色貯蒼龍慨余塵跡烟蘿隔逢禮寒山
五夜鍾

手攬金襴紫賜衣　帝恩常共佛輪輝句中自
薦前三語畫後誰參第一機住處烟雲非色相
到來猿鳥盡皈依逢知晏坐經行日如雨天花
滿袯飛